

168
4
6

筆卷

瓊臺會稿

八之九

何

老而猶留

治之心也

既衰藥

瓊臺會稿卷之八

董奏

壬子再乞休致奏

加藤家藏書印

瓊山任文莊公濬著

臣先以右目喪明左目又將昏暗具奏陳情休致欽奉

聖旨朕以鄉文學老成方隆委任既有疾宜善調理不允休致

欽此欽遵臣俯伏捧誦感極而繼之以泣顧臣何人叨此

聖眷有以見

皇上求治之篤待老之優雖愚庸迂僻之臣年已老耄而猶留

自輔疾已篤廢而不忍棄捐天地生物之仁堯舜願治之心也

柰臣疾勢已成雖欲勉強調理以仰副 詔旨但血氣既衰藥

海內

卷八

力無効恐終無平復之理况臣所居之官以討論著作爲職然其所以討論著作者必資目視之力目力不明將何以閱章奏操筆墨檢今制考古典哉且處一禁秘之地預機密之謀代王言總國政非如在外諸司凡有文書可以使人代誦令人具草也一應事務將以奏達於

上行移於衆也事體關係爲甚大機事不密則害成一事失宜將以貽四海之患一言失理或以取石世之譏天下後世之人必將有摘其瑕疵陳其禍害形之奏牘著於簡冊非但歸咎臣下之貪冒失職且將謗及朝廷之任用非人也興言及此則若臣之素無才德學術而又老病廢疾何可一朝冒居此地也哉使臣但知爵祿可貴恩典爲優年既老而不知休疾已痼而不肯退猶且垂首曳踵力疾策衰伴食隨行因人成事妨賢才之路廢國家之事

皇上費高爵厚祿以榮養之何益哉臣考宋史歐陽脩德學文章冠絕當代年六十五神宗亦容其致仕我

英廟復辟之初薛瑄入閣辦事纔六閱月爾年近六十八乞身之章一陳即蒙俞允夫古之大臣名望如歐陽脩年未至而尚容其請老今之大臣行已如薛瑄用未久而即許其退休君行其仁臣行其義上下交盡其道古今以爲美談臣無歐陽脩文學有分之一年止薛瑄加老四歲而又陳乞之章屢上年踰古禮致仕之期身嬰醫書難療之疾老病衰備舉動必須人爲扶翼出入禁門不便昏眊健忘述作必須人爲檢討掌管文

書不得且又去家萬里隔越大海一子早喪身多病而心多憂
衆苦所叢殘生無幾伏望

皇上哀臣孤苦鑒臣誠懇乞如薛瑄致仕事例放歸田里俾全
晚節臣謹瀝血誠以死爲請干冒

天威不勝恐懼願望之至爲此具本令義孫丘懷本齎赴通政
司具奏以聞奉

聖旨朕擢卿重任當勉圖盡職豈可以目疾求退今後凡大風
雨雪俱免早朝該部知道欽此

題跋

書揚文貞公黑蹟後

右書二幅計二十字字徑寸許少師揚文貞公之心畫也公以

清德雅量爲一時名臣高文古學爲一代鉅儒其謨猷功業著
作議論藏在秘府播之天下傳誦於人人之口耳者在在而

有世世不忘惟字畫之在人間者恒少見蓋公不輕以予人其
所予者必其人之有以過乎人者也今太子洗馬西昌羅明

仲先生其童稚時公親書此與之用環以名又擬明仲二字付
之俟其冠授之賓祝以辭而字其名者也於戲公之於明仲蓋

以已許之第標古人以爲的爾古之名相守止不阿爲時所仰
者於唐有一人焉廣平公璟也古之名儒議論英發爲世所宗

者於宋有一人焉致堂先生明仲也文貞公於古人中擇其尤
者二人以爲明仲名若字其期待之意深矣大矣一以功業顯

一以文學著有功業者不必有文學有文學者不必有功業合

二人之名與字以名字乎一人公之意蓋欲明仲無二人之長以名天下後世也雖然蓋自道爾公遭逢

聖明荷 四朝之隆委擅一代之文名其德其學蓋有二公之所有於一身者也公不欲自言而即古人以爲的明仲其顧名與字之義而思所以體公之心以毋負其所期待或吁爲學至於致堂先生輔治至於廣平公則爲人於天地間亦可以無愧矣明仲念之哉

書潘克寬十八學士圖

右唐十八學士登瀛洲圖予友潘君克寬所藏者也君以工部正郎出理河道偶於士大夫家見此圖因命工臨之裝潢爲冊暇日以示予俾識其後按史唐高祖以秦王世民功大前代官

皆不足以稱之特置天策上將位在王公上以秦王爲之開府置屬王以海內寢平乃開館以延文學之士其府僚柱如晦房玄齡等十八人並以本官爲文學館學士分爲三番更日有宿秦王暇日輒至館中討論文籍或至夜分使庫直閣立本圖像褚亮爲贊號十八學士士大夫得預其選者時人謂之登瀛洲云所謂文學館學士者謂其爲文學之士云爾非官稱之以學士爲官稱始於玄宗開元十二年前此則未有也是時高祖在御建成為太子固無恙也然高祖乃爲秦王特置天策上將開府置屬而王又自 開館以延文學之士彼自延其府僚而各以其本官所謂記室叅軍典籤之屬相與講學論治非不可也君父在上乃舍其職名別立稱謂至形於丹青著爲贊頌至相

標榜其意欲何為哉昔漢武帝為戾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
從其所好司馬公猶謂正有難親諂諛易合此固中人之常情
宜太子之不終也夫太子為國之儲貳國乃其國其君父為之
立苑通賓客謹微之君子猶以為非况太宗乃藩王功高望重
在危疑之地而可使之日夜聚徒乎在太宗非遵養之道而在
高祖非教子之法而亦非所以安儲位定國家也今觀此圖見
所謂十八學士者其遺像雖人人殊然其瓌偉豪邁之氣溢於
衣冠面貌之表宋人謂真宗為王時其門下廝養皆將相器而
此十八人者在秦王門下其氣如此豈終在人下者乎此太宗
所以卒有天下也雖然唐初之社稷安危其兆皆具於此始也
以房杜之能輔太宗而唐遂以安終也以許敬宗之姦阿高宗

而唐幾於亡一圖雖小所係實大予為之慨然書以歸之時成化十

年九

跋萬里一歸人卷

右五言律詩一首七言絕句二十一首乃日本國僧作以送瓊
之戎士蔡庸秉常者也詩以唐體字以晉書書以繭紙卷以萬
里一歸人為名蓋摘其詩中之句而是句則又剽唐王右丞送
人下第之詩之句也嗚呼觀於是卷可以見孝之一念無間華
夷矣蘇子曰天下豈有無父之人信斯言也秉常於永樂中隨
由海將軍備倭海上遇賊於萬全我軍敗績遂為所俘同時被
執者皆死刃下獨秉常以母老辭得脫間關海東諸夷達日本
投其國僧惠歲為師祝髮為浮屠乘間言及母在彼僧惻然憐

之白其主縱之得歸乃率其徒賦詩以送之如此云予於是不獨見秉常之克孝而因以知夫孝之在於人心放諸四海而準也夫倭虜至爲不道日本東夷之人也一聞秉常孺老之言卽惕然興夫惻隱之心使秉常之母子復得相見孰謂孝親之心以華夷而間哉後秉常果如其志養繼母朱氏以終天年今秉常亦已七袞矣嘗以是卷見示予每展誦未嘗不三復嘆息故書此於其卷末使博雅君子有取焉未必不足以脩太平御覽之一也

說

陳惟學字說

古人之學與今異而其得祿也亦然三代以前士之仕也不出其鄉凡其平居行已踐言皆所謂學也非若後世然必呻佔畢考訓詁操觚以脩辭染翰以爲文然後謂之學也其仕也亦皆身脩於家譽彰於友名聞于上下然後求昂斯聘賓禮攸與爵祿有不求而自至者固不待夫投牒以求進群進以就試奔走道途積歷歲月而後得之如今世然金華陳祿氏初其冠時賓字之曰惟學蓋有取乎魯論學也祿在其中之義嗟乎生今之世乃欲脩古之學坐以待今之祿豈非左哉雖然今之求祿也雖若與古異而其爲學也則異而實同焉今夫習進士業者其言脩身非不曰誠意正心也其言講學非不曰格物致知也其言處事非不曰正義不謀利明道不計功也其言明倫非不曰父子親君臣義夫婦別長幼序朋友信也顧其踐履之間異於

操筆脩爲之際矣於立言於是乎始大異而不同誠使今之爲士者皆學古人之學以希今世之祿夫何不可之有顧弗能皆然爾惟學以字呼交游間久矣而未嘗有爲之發揮其義者一日其友周克恭求予言以爲名字說予聞惟學宦家子也大父儀厚任山東憲幕先府君鎮疇爲京郡治中惟學亦嘗有志於繼世祿而未遂也故因以勉之惟學其尚顧名思義厲志向學本古道而濟以時宜存古人待聘之心循今人入仕之路則爵祿之來有日矣於是乎說以俟

林弁宗敬字說

禮曰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嗟乎至靈者人至貴者道至微者物人而敬道心焉足矣必澂物以示其所以敬聖人制禮之意深矣哉是故擊拳曲跽皆足以朝必爲琚璫玕璜之制致誠盡慎皆足以祭必爲冠冕黼黻之儀辟踊哭泣皆足以喪必爲衰麻袒免之節豈固爲是得節哉蓋以有形之物形無形之理使之內外相符故也鄉貢進士林弁既冠而賓字之曰宗敬其取諸此歟宗敬敦敏士也予以丁卯歲隨計之京道羊城曾識之友人計均鳳斯時猶童州也已若老成人予心竒之歲庚午閱鄉書見宗敬名裒然於九十二人之間意或偶然爾明年歸自京師再晤焉則已蘄然出頭角容止端飭言論英發非復昔日阿蒙矣爲之悚息者移時嗟乎若宗敬者其無忝乎若名與字者乎名者父母之所命也字者賓師之所表也不忝乎其名與字則是不忝乎所生所教矣然則所以不忝之實果何如曰端乎

外者如其名直乎內者如其字如斯而已程子曰整齊嚴肅其
端外者歟朱子曰主一無適其直內者歟尚慎旃哉則聖賢地
位可幾矣功名利祿云乎哉如或名然字然而其人不然非惟
名字之差抑亦名之字之者之差

韓儉克慎字說

文昌韓儉領鄉書試春官不偶卒業太學適其同學林徽時文
亦膺貢來京師儉謂徽曰其名儉而字克用未有發揮其義者
幸在大司成先生門下欲得一言以爲終身佩服敢煩吾子達
之微以爲言予惟儉而字用其義狹矣是就一事而言非所以
進之於遠大也乃取伊尹告太甲之言易其字曰克慎而又爲
之說焉夫儉有兩義有節儉之儉有儉約之儉所謂儉約者不

侈然以自放之謂雖以孔子之聖亦必有是儉德於溫良恭讓
之間然後德備于己而光輝著乎外焉况衆人無聖人萬分一
而可以不儉乎哉然聖人之儉德自然而有者也衆人無聖人
之有其於是儉也可無慎哉尹之言曰慎乃儉德惟懷永圖噫
儉之一言永遠圖謀之本慎之一言收斂身心之要儉也其尚
顧汝之名凡事以儉約爲本如禮所謂言必稽其所從行必稽
其所蔽可也念汝之字凡事以謹慎爲心如傳所謂戒慎乎其
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可也儉乎儉乎因其名與字而反求
諸其身與心兢兢焉常念孔子以約失鮮之言慎儉德以懷永
圖期必幾乎商阿衡所以告其君者焉慎之慎之念念在此而
不已等而上之則雖慎厥身脩思永如臯陶所以告大舜者亦

有可馴致之理也自古聖賢進德之方不外乎此勿謂聖賢非衆人所能學而自暴自棄焉語不云乎取法乎上僅得其中於是乎爲韓儉字說

馮顥子充字說

吾邑之鉅家曰馮氏馮氏之彥曰仕魯仕魯第三子顥子長女子婿也從其姑之夫鄉貢進士王克信來京師講易以爲進士業將歸克信謂予曰顥名而未字盍字之予字曰子充復請申其義按字訓顥大也而又謂之顥者大兼形氣而言顥則似專以氣言焉人天地生者也天地至大者也有人至小者也人以至小之形軀而欲全天地至大之氣體其道何繇亦惟充之而已矣充得盡時則上下四方之宇古往今來之宙皆吾分內事也

然則所謂充者夫豈易盡耶必有其本如孟子所謂先立乎其
大者必有其漸如孟子所謂知皆擴而充之則充實而有光輝
之地可造而顥在我矣自有書契以來已有此顥之一言至于
有宋程太中始摘以命名其子所謂明道先生者自是以來凡
讀書者至於斯言未有不惕然起敬者蓋字以人而重也今顥
承其父命用大賢名以爲己名其所以惕然起敬者宜何如哉
盍思之曰我之名大賢之名也大賢之所以爲大賢不過盡人
道而已人之道天地之道也人道盡則天地之道盡矣道有未
盡必思所以充之涵養顥敬進學在致知此程門教學者入道
之要也充之之道莫先乎此顥其勉之哉勿徒諉曰此大賢事
非我所能爲嗟乎既受其名烏可不任其實哉

錄

定興忠烈王平定安南錄

太宗文皇帝入正大統之初安南國王陳日焜為其臣黎季犛所弑季犛詭姓名為胡一元子蒼為胡奎矯稱陳氏絕嗣奎其甥請權署國事

上不逆其詐從其請未幾求襲王爵許之踰年陳氏孫添平始從老搆遁至京愬其嘗季犛聞之懼遣使上表請迎添平還以國求樂四年春遣使者以兵五十人送添平歸達其境季犛伏兵殺之及使者

上聞之震怒諭羣臣曰朕為萬國主蠢爾蠻夷乃敢為不道以戕其主奪其國朕不正其罪如天道何既而占城亦告其侵軼疆界強授以印服又聞其僭號大虞紀年號蒼偽稱尊號季犛稱太上皇毀中國儒教謂孟子為盜儒程朱為剽竊乃議興兵問其罪群臣咸贊成之乃遣大臣告于

郊廟分遣近侍徧告天下山川秋七月癸未 制諭太子太傅成國公朱能佩征夷大將軍印充總兵官西平侯沐晟為征夷左副將軍新城侯張輔為征夷右副將軍豐城侯李彬為左叅將雲陽伯陳旭為右叅將敕大將軍率右副將軍右叅將又清遠伯朱友領驃騎將軍朱榮劉劄出鷹揚將軍呂毅方政神機將軍程寬羅文游擊將軍朱廣王恕橫海將軍魯麟劉清等二十五將軍統兩京畿荆湖閩浙廣東西之軍從廣西思明府憑祥縣進左副將軍率左叅將領都指揮陳濬盧旺等統巴蜀建

昌雲貴之軍從雲南臨安府蒙自縣進以兵部尚書劉儁贊戎
機刑部尚書黃福大理寺卿陳洽給事中馮貴督餽餉於凡所
過名山大川脩祀事乙酉出師

上親幸龍江禡祭將帥陪位受朕惟謹訖事 駐驛江潯誓子

衆曰朕命汝等奉行天罰罪惟元兇尚體朕心毋究武毋殺降
毋繫累老稚毋毀壞室墓雖一草一木亦勿妄剪除違朕命者
雖勞弗勩且底于罰能等頓首受命萬衆鼓舞登舟以行是年
九月師次龍州大將軍遣疾以師授右副將軍十月庚子大將
軍薨衆議軍機事重不容以緩請右副將軍代總其兵行大將
軍事急驛以 聞

上命輔就佩征夷大將軍印代能總兵且降 敕諭之曰昔

太祖皇帝命開平王常遇春爲大將軍岐陽王李文忠爲偏將
軍率師北征開平王卒于柳河川岐陽王率諸將掃蕩殘胡終
建大勳著名青史爾宜取法前人以建萬世之功此定興忠烈
王受命專征之始先是王與大將軍榜示黎賊父子大罪二十
以明天討之意數季鋒兩殺其主以奪其國罪一凡陳氏子孫
殺之殆盡罪二淫刑以逞視國人如讎重斂暴征民不聊生罪
三世本黎氏背祖更姓罪四旣篡主位乃詐稱權署國事以罔
朝廷罪五表請陳氏孫還以國及 朝命使送之乃敢拒遏罪
六殺國主孫罪七侵雲南之寧遠州七寨罪八殺土官猛慢虜
其女徵其銀罪九威逼近邊土官致其駭散罪十侵廣西之祿
州地界罪十一擅據西平州殺土官罪十二占城國王占巴的

賴國新遭喪興兵攻其舊州格烈等地罪十三又攻板達郎黑白等州掠其人民罪十四勒取占城象牙餘仍加兵不已罪十五占城既受天朝章服輒僞造金印帶服逼使其受罪十六責占城王但知尊重中國而欲其以所以事中國者事之罪十七朝使送占城陪臣還其國以兵劫之於毘陵港口罪十八既奉正朔又僭稱國號僞紀聖元紹成開大年號罪十九朝貢不遣陪臣輒以罪人充使罪二十初交人聞天兵南下罔知所以既聞榜示咸知其曲在彼及見榜末云待黎賊父子就擒之後選求陳氏立之莫不延頸跂足以待王師之至王以十月丁未至馮祥縣馮牙入境并望祀其國中山川畢諭于衆曰皇帝非利安南土地人民乃爲黎賊害其國主虐其黎庶奉行天討以繼絕世甦民困命我等以吊民伐罪丁寧告戒非臨陣不得殺人非稟令不許取物毋掠子女毋焚廬舍毋踐禾稼爾等宜奉承

聖天子意以立奇功不用命者必以軍法從事無赦衆皆歡呼用命是日大軍入坡壘關揭前榜諭國中吏民以朝廷伐罪吊民之意以招徠之主詢知坡壘以南由隘留關歷鷄翎關至芹站山菁深險林木陰翳且多溪澗慮賊有伏先遣鷹揚將軍呂毅哨探及檄都督同知韓觀營於坡壘脩道路繕橋梁督糧運戊申大軍次丘温縣已酉哨至隘留關賊衆二萬依山結寨毅攻拔之斬首四十級生擒六十餘人是日驍騎將軍朱榮等亦破鷄翎關斬首六十餘級生擒十一人賊聞二關破其屯兵

設伏者悉奔散壬子大軍次鷄翎關癸丑次并站是日先遣鷹
 楊將軍方政游擊將軍王恕等有直抵富良江北岸嘉林縣是時
 左副將軍西平侯亦自雲南蒙自縣進兵經野蒲蠻入境都指
 揮朱濬等奪猛烈關俞讓等拔柵華隘隨處築堡駐兵伐木造
 舟都指揮徐源孔斌等突出宣光江口奪其澳沕等沙左叅將
 豐城侯領兵渡其上游都督程達等中夜昇舟越山自間道以
 出逃水江縱火焚賊舟遂奪富良江十一月乙巳西平侯統軍
 至三帶州與王所遣都督朱榮會癸酉橫海將軍魯麟驃騎將
 軍劉劄出拔困吾寨是日有偽三帶州僉判鄧原南策州人莫
 遂等來降因詢降人知賊巢穴在東西二都恃宜江施江富良
 江以為險自三江府施江南岸龜山起由富良江南岸東下

直至寧江又自富良江北岸自海潮江由希江麻牢江直至盤
 灘困拔山立木為柵及增築上城於多邦隘樹柵立城連橋接
 艦七百餘里又於富良江南岸緣江下木杙悉國中舟艦泊其
 內凡諸港汊可通舟處俱下拒木以備賊眾聚屯守水陸者號
 七百萬蓋悉驅國中老幼婦女以助聲勢非實然也大軍屯富
 良江北岸王以書諭李聲曰予奉命統兵來問爾罪爾能戰則
 率眾于嘉林以待不能戰赴軍門以聽分處王意欲挑其急戰也
 會朝遣行人朱勸賚 敕至諭聲賊以禍福及許其輸金五
 萬兩象百隻以贖罪行人至其國李聲不出見以詭辭谷曰文
 書比對原發勘合不同此必非

上所遣又云兵已入境若兵回即貢否則自有準備王知此

數是欲以歛其兵而賊亦無改過悔罪之意乃移軍三帶州屯
箇招市口與左副將軍西平侯會議造船置鏡以圖進取特賊
有剗船出沒江口王命魯麟夜舁舟從上流下水奪其船斬首
百餘級自是剗船不敢出沒王與西平侯議於上流渡江乃遣
朱榮等於下流十八里嘉林置舟筏爲欲渡之勢以掣其勢賊
果分遣水軍於嘉林奪我舟榮等奮擊大破之十二月己亥大
軍與左副軍合勢王與西平議曰賊邊江立柵勢逼地峻難以
列軍惟多邦隘城外沙灘上平闊足以容軍然其城峻濠深守
具無不備而外設坑坎布竹籤賊所恃者此耳蠻人綿薄不耐
苦不足慮也今我攻具若雲梯仙人洞之類俱備攻而取之易
也乃召將士諭之曰汝等報國成功在此一舉宜奮勇爭先以
立奇功先登者不次陞賞將士聞命無不踴躍乃議分地界大
軍攻其西南左副軍攻其東南巴西各列軍沙灘之上布置已
定別調軍距欲襲之處里許作欲攻勢以出賊不意於是出
內府所製夜明光火藥散軍士俾執之有先登者燃之及吹角
爲號是夜四鼓都督黃中率官軍潛舁攻具越重濠抵城下用
雲梯先附城都指揮蔡福等數人先躡梯登用刀亂斫賊衆驚
呼城上火齊明角應之士皆蟻附而上賊於城內列陣驅象來
衝我軍乃出內府所製獅子象象馬象見獅形驚畏而顛又
爲銳箭所傷倒回奔突賊潰亂自相蹂踐及官軍殺死者不可
勝計大軍乘勝長驅明日追至傘圓山又明日循富良江南岸
而下縱火焚緣江一帶木柵煙燄張天辛亥直擣其東都克之

王與左副將軍駐軍于城之東南給榜招諭吏民降者日以數萬計王召其父老諭以吊伐之意歡聲動地乙卯議遣左叅將豐城侯李彬右叅將雲陽伯陳旭伐其西都賊首聞多邦破先已焚其倉庫携妻子遁于海島我軍至焚其宮室據其城池餘黨依大建山困枚山等處水陸據守乃分遣清遠伯王友都督黃中都指揮柳璟等隨賊所在而征勦之自是年冬至明年春前後斬首三萬七千餘級時王留交州鎮遏聞賊子黎澄聚舟黃江左副將軍左叅將領軍循富良江左右水陸並進次于木九江對岸下營辛巳賊船三百餘艘來犯我軍水陸夾擊賊衆大敗斬首萬餘級溺死者無筭一月乙巳王聞賊首遁于閩海口出曾江口與左副將軍會兵下膠水縣賊聞大軍至又遠遁大安海口王謂左副將軍曰賊聞大軍來不敢敵故潛遁他所以覘我動靜我若回軍交州留兵于鹹水關兩岸留戰船守備彼必出閩海口以襲我我俟其出水陸併擊之賊必成擒三月癸酉大軍回交州甲午賊果犯鹹水關報至巳酉王與左副將軍兵水陸並進賊以海船橫截江中而以戰船划船兩岸齊進旣而登岸植木爲柵王乘其柵之未成親督精銳攻之都督柳昇等亦率舟師來奮擊賊遂大敗富良江水爲之赤積屍數十里右叅將雲陽伯乘勢長驅直抵閩海口黎賊父子聞敗乘船遠遁於靈源王諭諸將宜乘破竹之勢追勦殄滅乃回軍交州留右叅將守鎮備禦黃江等處四月乙亥王與左副將軍統軍由清化府倍道兼進調柳昇魯麟土官莫邃等分領戰船由水

路窮追戊寅舟師至清化府磊江賊衆聚船以拒昇等擊敗之
斬首萬餘級五月丁卯王至演州柳昇等舟師來會途中降者
相繼訶知黎賊父子遁于乂安府之深江王議與左副將軍兵
從陸路柳昇等率舟師由水路追賊壬申大軍至乂安府土油
縣王從舉厥江東路左副將軍從舉厥江西路進兵兩軍俱至
盤石縣下營甲戌柳昇率舟師至奇羅海口與賊戰大敗之獲
賊船三百艘餘船分散賊首潛竄草野乙亥昇所領軍士王柴
胡等七人擒賊僞上皇黎季犛黃中所領軍士李保保等十人
獲僞衛國大王黎澄丙子莫邃下土人武如卿五人獲僞國主
黎蒼及其僞太子芮于高望山凡黎氏親屬俘獲無遺安南地
悉平所得府州四十八縣一百八十六戶三百十二萬五百象

馬牛羊舟糧器械無算遣都督柳昇等獻俘闕下露布以
聞先是王等受命時詔令求陳氏子孫立之至是事定王
徧訪國中官吏耆老人等咸稱黎賊於己卯年殺光泰王顥立
其子韻而殺之遂篡其國前後殺其近屬五十餘人及其遠族
又千餘人血屬盡絕無可繼立者請依漢唐故事立郡縣如內
地以復古王跡以聞

上從其請乃於其地立交趾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揮使司
按察司分其地爲十七府四十七州一百五十七縣據其要害
設衛十一守禦千戶所三又於交廣分界處如潼關衛例設立
溫衛及坡壘隘留二守禦所軍隸廣西民屬交趾以相制馭是
歲大詔天下以平安南復古郡縣之故并敕有司爲陳王

贈謚凡其宗親爲賊所害者各贈以官又爲之建祠立碑葺墳
墓禁樵採各給戶三十凡黎賊苛政暴斂悉皆除之擢用賢能
優禮耆老賑恤窮獨革去夷俗以復華風使秦漢以來之士宇
陷於夷狄者四百四十六年一旦復入中國版圖 詔布天下
文武羣臣親王藩服咸上表稱賀六年春班師入 朝秋七月
策功行賞進封王英國公西平侯黔國公清遠伯王友進侯爵
都督柳昇陞安遠伯餘擢官增祿有差賜王誥券玉帶金帛命
子孫世襲加祿米三千石旣大宴

上親製平安南歌以褒嘉之是年冬安南餘孽簡定作亂定自
稱陳姓本前陳舊官先已降附旣而遁于乂安府與其黨鄧悉
鄧鎔阮帥陳希葛等謀反僞稱日南王旣而僭號大越稱興慶
年號 朝命黔國公克征夷將軍從雲南徃征之乂不能遏絕
廷議謂非王不可七年正月乃命王佩征虜副將軍印徃其勦
之王以四月至南寧會兵五月入境王躬督戰艦破孔日柵再
破馘子關斬俘無數賊退保黃江乘勝擊之于太平海口賊竄
乂安偈江冬十月師至清化越四日生擒簡定於吉利柵之山
并其黨陳希葛等輜送京師明年二月王還 朝
上嘉勞之未幾簡定餘黨陳季擴復嘯聚僭稱重光年號季擴
乃簡定從子簡定爲阮帥等所廢而立季擴定敗潛遠竄聞王
班師復與陳景異等同反九年春正月復授王前印徃督師征
之夏五月師次東關六月進兵賊聞王至以石填神頭海口三
十丈許設拒木以坑王督將士悉起其石以通舟楫賊懼立堡

常月江王戒衆曰此堡不足攻其西南險阻彼必設伏以撓我
乃使驍將率土兵搜山果得其伏者斬之遂奪其堡賊遂遠遁
王隨所至而追之賊或聚或散竟莫得其要領時關以東群盜
蜂起所完者交州一城耳蓋新設州縣軍衛太多交人父外聲
教樂寬縱不堪官吏將卒之擾往往思其舊俗一聞賊起相扇
以動賊酋所至輒為之供億隱蔽以故賊潰復聚 朝廷屢下
詔招撫之授季擴以布政使彼欲受 命制於其黨服而復叛
僞稱王孫以復陳氏為辭大軍至則深入山海避之軍退復出
用是官軍不能成功王既蒞軍始大明賞罰而諸將疲於奔走
往往因循玩寇都督黃中不用命王以軍法從事由是人人知
懼不敢辭難避險是時賊恃荷花海險謂我師不能渡於日麗
海口立堡以守王率舟師自奇羅海口洋過荷花海口直抵日
麗賊焚堡而遁至茶偈江連進兵破之賊驚曰天兵飛來也遂
大潰奪其化口城謀知賊悉衆守愛子江復追至其境賊伏巨
象數十以為前敵列人馬於後盡力以抗我師王戒將校曰擒
賊在此一舉機不可失乃鞭馬先進象伏突起王一箭落其象
奴再箭中其象鼻象叫號退走自蹂其衆乘勝擊之斬艾僵仆
填滿山澗賊徒散遁暹蠻等處王部分將領隨旂搜捕至暹蠻
蒲幹等柵山徑崎嶇林麓陰翳馬不能前王乃下馬徒步履險
兼程趨之士卒不能從惟將校百餘人僅屬與賊遇殺數千人
賊首陳季擴暨其妻子皆就擒時十一年冬也明年班師還京
自王出師至是首尾踰三年始獲首虜說者謂王此役較之前

平定之功爲難云十三年四月 朝命王佩征夷將軍印克總
兵官往鎮交趾又有平陳月胡之功十五年

上以王久勞于外 詔還京師王以正統己巳沒于王事至是
三十有七年矣嗣子 太子太傅襲封英國公懋出其家閭者
福住所錄 平安南時前後所上奏啓見示屬予次第之予因
叅考交趾郡志所載露布榜文及胡文穆公奉 勅作平安南
碑楊文貞公撰東平武烈王及定遠忠敬王神道碑附以所聞
以爲此錄云

雜著

貪泉對

景泰辛未予歸自金臺舟次羊城之石門舟人曰嘻此貪泉也
慎勿汲之予聞之舍舟觀焉嘆曰古人云飲此水者一飲則懷
千金又云飲之者見金寶之多思以兩手攫而懷之信有之乎
予試飲焉以驗其如何既而自念曰濟水可以墜痰菊泉可以
延壽遼之侵澗能使人多髮晉之磐石泉可以愈疽泉以貪名
理或然也設入肺腑而易吾儻焉豈不爲終身之累乎遂中輟
而不飲歸而卧諸船窓之下恍惚之間若有聞者曰僕石門之
神也受污辱之名數千百年于茲矣未有爲表白者幸子之來
爲我一洗之而子之所見無異庸衆人子將何望焉請爲言之
若謂泉之果能貪人也吏于茲土之多孰若居民乎民之飲茲
水者日以百計歲以萬計自有此泉以來民飲茲者豈可以數
計哉吏之吏茲土者不及民百之一而又不皆由茲道以行而

道此者或數日一人或閱月一人或數月一人摠其歲之凡不
過數十人而已然其過也或憇焉或不憇焉其憇也或飲焉或
不飲焉然所謂貪者恒見於吏而民不與豈不識不知者其心
能常而讀書明理者其心易變也抑豈常飲者習而不覺而暫
飲者即動其心邪不然則泉之貪人亦有所擇邪皆不通之論
也僕聞古之貪者有藏金以塢者夜筭牙籌者胡椒五百斛者
黃金至五橐馳者豈皆官嶺南而飲此泉邪不然何貪也嗚呼
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不誣之以貪而獨我誣不亦冤哉彼其以
廉以清名者一又何幸歟今夫官吏之所宅者會府也郡邑也
城市鎮坊也而吾僻在郊關之外且一舍許特過道焉耳過者
孰若居者之多且久乎大凡官署必有井也日日以及焉飯水
泚也酒水釀也湯水熱也手水盥也口水頰也口水漱也髮水
泚也無一日無焉者也彼之用久且數也如是顧不能使之貪
一歟吾者即欲手攫珠璣心懷千金何神且速哉豈彼寘頑不
靈而吾獨靈歟噫有其實者無其名而名乃加於非其實者何
居必欲名實相符必有歸矣僕聞之羊城之中越臺之下有九
孔泉焉色清而味冽最宜於茶汲者日以千數請以是名加焉
庶乎稱其情也竊聞吾子以文翰稱毋惜一開口之勞以辯我
千載之誣豈不有補於名教也乎予唯唯而覺起而錄之嗟乎
貪者人心陷溺然也果何預於泉哉不此之咎而彼咎焉宜其
忿忿不服也有人於此穿窬而盜也為吏所獲將寘于理則方
自解曰非某敢為盜也吾之井泉使然也則為廷尉者將信之

乎其不信也決矣由是觀之則泉不能貪人也審矣大抵嶺南之地多南金珠璣玳瑁犀象海貝異香奇物皆他方所無者見者鮮不爲之動心焉且又去中國特遠吏之贓否鮮或上聞而其民素柔懷其受害而不辭故吏得以恣其溪壑之欲貪風恣行上下交利漸染成俗一或屹中流之砥柱則怨巖叢之矣是以士之素負名節守廉耻者未入其境固嘗非其人一躡梅關泛滇溪則其心與昔所非者合爲一矣人見其然因以是目之是豈水之罪哉嗟夫使人皆吳隱之也雖日飲石門之水不害其爲廉使人非吳隱之也雖不飲石門之水不害其爲貪貪與廉在乎人心不在於水也雖然是泉也不幸爲貪人所飲亦猶舟溪因柳子而愚也雖名之以貪也亦宜明年三月望日書

鏡喻送李景脩

景脩爲令于江山將行過予願豐軒告別坐定起而言曰某奔走仕途逾十年幸得一官惕然反思所以免罪戾而未能締交子最久且相厚何以教我時予座隅適有鏡懸焉乃指而告之曰若之處世能如是物則可以善勝而不傷矣景脩曰何謂也子曰是物也明而不用其明非不用也不自用也應物而生其形隨形而與之影物來不迎也而亦未嘗拒也物去不將也而亦未嘗留也妍者應之以妍媸者應之以媸其妍其媸其固有也吾隨而妍媸之非有心於妍媸之也直者應之以直曲者應之以曲其直其曲其本然也吾隨而曲直之非有心於曲直之也本媸也而欲吾應之以妍不可得也本曲也而欲吾應之以

直不可得也始以媮來繼而易之以妍吾亦遂其妍不咎其往也始以曲來繼而代之以直吾亦遂其直不泥其迹也以至於大小長短方圓肥瘠深淺莫不皆然各形其形而所以形形者未嘗無定形各色其色而所以色色者未嘗無正色面焉斯照背焉吾弗知也止焉斯照側焉吾弗知也來焉斯照去焉吾弗知也近焉斯照遠焉吾弗知也不察察以為明不規規以求照未至則弗逆既至則斯應既應則不藏如是則於物也無忤而在我者無傷而鏡之妙用止於此矣雖然用之之妙由其躰之之全躰之所以全固本乎鼓鑄之功而用之所以妙則在乎磨拭之勤使在我者無其躰固無以應物矣有其躰矣而所以拂拭濯磨之功須更有間吾見其垢翳昏蝕則雖泰山頽乎其前而不之見矣况秋毫之末哉此古人大學之教所以必先乎明其明德也歟景脩再拜曰敬受教子曰未也是鏡也所以置之者在阽危之地所以懸之者無堅韌之物其能久照乎曰不能也子亦曰不能也夫君子之處世固不可以有其心亦不可以無其心虛者其應物之要乎敬者其守身之本乎是二者大而天下遠而夷狄無所如而不可矣一邑令云乎哉吾子其勉之

贊

邢克寬畫像贊

五嶺之南大海之外山川秀氣于此焉萃立朝著蹇蹇之節出守敷優優之治總憲綱存法外之仁制國用寓利中之義衆方

俟其有爲乃急流而勇退斯人也介而有執直而不肆不徇時
之好必行已之志匪但秀出於嶺海之間殆所謂天下之士也
歟

彭學士畫像贊

大彭之裔昔有龜年其德不爽克象其賢安成之彥昔有雲龍
斯文在茲綽有古風我觀古人今世則有杜其德機神巫見走
志之所至如水必東氣之所嘘如冰斯融功名固有文章餘事
望而畏之孰窺其際

盱江西莊羅處士像贊

有偉一翁凜然高風弗倚於立罔詭於從厲仲子之操而不絕
物均墨氏之愛而不尚同達觀物表闊步山中矢口成章而不
繙其轡屹坦懷待物而不露其機鋒享林泉之清福食田園
之素封歛用世之志而即家以爲政廣因心之孝而教子以盡
忠既介而通亦嗇而豐耿耿其衷于于其容斯人也其平心率
物之陳仲弓邪其謹身整俗之繆豫公邪

蕭閣老先生像贊

嗚呼先生捐館者十有四年矣潛不見先生者二十有三年
矣歲丙午先生孫僕以畫像見示蓋先生在翰林時所寫者
潛老門生也瞻仰遺容不勝感愴乃命工重爲裝褱焚香端
拜爲之贊曰

庾嶺以北大江之西天生偉人爲天下師泰山出雲以雨天下
既霈于朝復沃于野五緯呈祥正色麗天光燭九土輝映三垣

載思古人疇其肖似吳興道德南豐語制蒼然古色淵然德光
進有所施舍可以藏天勝於人事久終定世有公言 帝有成
命遺留者像漸盡者身耿耿之天終古常存

大司馬王公像贊

世之偉人 國之重臣如虎豹在山如山川在雲如金之百鍊
如弩之千鈞在漢為汲長孺在宋為包希仁居廟堂之高則憂
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 君昔聞其語今見其人

自贊二首

天賦汝以性而汝不能盡地全汝以形而汝不能踐謂汝全無
用邪則似乎亦有所為謂汝了無知邪則似乎或有所見噫我
則汝也尚不知汝之有無人非我也又安能測我之深淺邪

汝生無載籍之鄉何以能博汝學無師友之資何以能覺蓋豎
黠中忽有一點之明紛紛如幸解四支之縛偶然由徑以達康
莊庶幾出塵而升寥廓噫奮自嶺海登乎館閣雖不能為一世
之人龍敢自咤為一方之鷄鶴方之於人固不能如求之於已
亦足以自樂也已夫

梅峯先生贊

梅為百花之魁人為萬物之靈若人與梅妙合而凝不色而白
不氣而馨節不雪而後見影不水而自清觀厥貌肖厥號審其
名稱其情人皆曰先生有取於梅余獨曰梅有似乎先生

李光贊

人生有目具於其面惟能視人不能自見是以畫人則易自畫

則難自非蓄向于心焉能注神于顏老友實夫墨妙逼真泛而
貌物之似歛而聚已之神手澤尚新德容儼在我思其人喟然
永慨

哀辭

彭處士哀辭

吾友彭彥實聞其伯父東軒先生之訃命予為之哀辭予於先
生無一日之雅哀從何生哉昔程伊川狀明道之行謂識與不
識者莫不哀傷夫識者哀之固也不識者哀之何哉噫其必有
不面而神交非情而義感而出於聲音容貌之外者矣故不辭
而為之詞詞曰

維少微之垂光兮千古之野有美一人兮隱居其下葆醇熙
兮服儒雅環里之人兮薰德以化德不形兮知我寡山椒水
湄兮以遊以冶水可釣兮田可稼朔流風兮心獨寫宜壽考
兮介純嘏羗胡為兮天不假生教于鄉兮沒祭于社嗟若人
之雖亡兮中有存者

大司寇劉公哀辭

大順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刑部尚書萬安劉公薨于京師里第
天子震悼下自公卿大夫士庶人聞者嘆息吊者盡哀如喪此
私親然嗚呼公之所以得此於人人者豈無其故哉公濬
試讀卷官也公每與人言及濬恒見惜之固不敢謂公為知
然已不敢謂非已知也方公在位侍濬未嘗一造門下及公以
疾得告方一造拜而公已不能起矣嗚呼惜哉雖然濬之所以

不亟拜謁者非簡公也不敢以衆人待公也則於公之薨也又安敢以衆人哀公者哀公哉於是乎形諸辭以聲吾哀辭曰天之生公兮非爲劉宗

帝之用公兮非以華公之躬豐年而豫儲峙兮以待荒凶陸君而具舟楫兮以備濤風朝有正人兮孰敢喻我以發蒙國有賢兮孰敢謂其虛空衆喁喁以俟望兮方眷注之日隆何一疾之弗起兮溘物化以長終天之意竟不可知兮羌欲問之而無從嗚呼哀哉我之哭公兮非止爲公

祭文

祭大司馬王公文

國家養士百年于茲振衰舉墜思報者誰惟公生于邊方超出

等夷謂古人之言必可用謂今世之事皆當爲名一登乎

天府身即許于

皇家盡吾臣節遑恤其他已巳之變事勢業業元兇餘黨尚相糾結義切于衷刃不在手手捽其髮噬之以口激發人心危而再安自此公名布滿人寰駸駸進用所至著蹟門庭之寇一揮而斥經營四方于東于西勦頑踣凶止流飽飢讒人罔極翩翩緝緝乘機報怨設窅下石天道昭昭事久終定起公于廢付以兵柄公奮其肅坐運廟籌看令嶺表安如中州振舉宏綱塞隙僭令突未及黔遽示告病西歸故鄉豈耽閑適身居于家心懸于國嗚呼居廟堂之近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嘗卽是以贊公真高平公後疇克繼之惟公有之是以似之

學公知曷以爲報尚竭心思紀公神道寓此香帛數百里程
以斯文以表平生尚享

祭李學士文

嗚呼世所謂貴貴莫如三公公居師保位重望崇世所謂富富
莫如萬鍾公品第一祿厚秩穹名揚四海心結九重一世之
人孰能踰公得君如此其久委任如彼其隆天下方待其膏
澤百師共仰其威風胡木冰之是變忽楹夢之兆凶一疾弗却
俄然告終訃聞中外孰不怨恫其等幸居禁近每親德容賴
扶持之有自咸涕洟之無從薄陳卮酒用表哀悰

祭西昌蕭先生文

於惟先生一世令則出處關世道之升降言論示學者以標的
其在太學也示教以身愛人以德文不取竒學必先識其在
閤也代言必醇秉筆必有言不苟同事多裨益民方荷其陰受
之賜士多賴其提拔之力胡奸人之詆誣乃無事而生隙仁賢
盡爲之掃除氣勢亦隨之而蕭索或伏歐刀之慘或受邊塞之
謫幸其善念不至於盡亡猶俾先生全歸於鄉宅嗚呼彼獨何
心肆行宵臆貪天之功空人之國嗟所得之幾何流惡聲於無
極天有時而終定人至靈而難惑大日一旦開明曖昧于焉
晰乾元奮獨斷之剛雷雨霑作解之澤仆者以起疑者以釋
先生之身不幸溘然先逝而先生之心則既坦然明白嗚呼一
自先生正容易筭士氣日淪於卑卑事勢日貼乎岌岌講經者
穿穴出於大道之旁摘辭者雕刻壞其本然之質道德分裂

怪口出是則先生之出處存亡關乎世道之盈虛升降之消自
念惟小子生於遐僻一經品題遂爾超軼念誨言之如昨緬儀
刑而不忒心常切於几筵跡久拘於仕籍期以歸省道經貴品
具一辨之心香酒兩行之清泣曩守制以南還拘於禮而未古
茲免喪而北上謹陳辭而寓戚望佳城而致奠報殊知於萬一
伏惟尚享

祭邢都御史文

惟兄與我同生海外俱以文科北來出仕聯登 朝籍益敦鄉
契同於一月之間並命超陞顯位兄為都憲我為學士大馳
朝野之聲增重鄉邦之氣兄先我仕亦先我退家居十有二年
得遂歸老之計憶惟癸巳之別至今僅及十歲前年之秋兄
書寄他無所言屬以後事豈意去秋計音忽至片鴻無鬼之言

負我故人之意因兄所筆序以為志更為徵之顯者庶其永傳
於世於戲瀛渤之間瓊崖之地山川清淑物類華麗幾千萬年
秀氣始萃生我與兄蓋亦無愧兄今已矣我獨後逝既不能執
紼以送又不克傾觴而酌舉首天南望風洒淚緘詞萬里命予
代祭曰神交以心通諒死生之靡異嗚呼哀哉尚享

祭袁秉中太守文

嗚呼袁兄不相見者踰二十年愛而莫親中心懸懸意其後會
猶或可冀豈期一朝溘焉長逝自茲以往再無見時念我年之
亦老尚地下之是期念惟戊辰之春始見兄於京師一見之頃
即如素知亶心期之妙契恒跬步以追隨幸而同官于朝朝夕

相與期白首以周旋日懸翻乎 朝著既而兄出守梧我送以
賦謂不久而適歸庶全交於末路豈知暫別之年即是永訣之
日追想平生音容如昔每過游從之地輒興思想之心念念不
已戀戀至今爰因哭兄之死遂爾惜兄之生有才而不盡用有
志而不盡行彼哉為卿為相夫豈盡其才能兄僅終于四品守
守乎一城况晚年之違疾乃昏迷于物情嗚呼尚忍言哉言之
何及揮淚寫辭中心於邑緘辭萬里表我交情哀哉哀哉哀兄
表兄尚享

祭先兄文

嗟我與兄幼年失怙賴祖鞠育未幾亦故母氏寡居門戶單薄
世情澆漓生理蕭索宗祀所繫在我二人如鳥兩翼如車兩輪
相依以成缺一不可我不可無兄亦如兄之不可無我我出
仕兄守以居內外相資彼此相須毋老而病賴兄侍奉無內顧
憂得以效用兄營家業弟顯祖宗基構日固地望益崇毋也一
亡我歸自京不見我母幸哉有兄別幾廿載始復相見同處四
年又復分散惟我兄弟同心協力餘四十年始有今日方期掛
冠同樂晚歲不意訃音倏然而至病不待藥卒不拊棺兄弟永
別何無一言聞臨終時亟呼我子意欲有言囑付於弟口不能
言意已可知我心默喻敢不遵依年近六十亦不為天所可恨
者子姪俱小九泉之下見祖與考為道汝弟不負所教昔與兄
期早歸故里今兄既逝弟歸何倚勉盡職業未即云歸惟子與
姪成立是期兄弟二人一氣分形死者非死生者非生人孰可

死有後有先異時地下期無 靦顏嗚呼我祖我父世惟一我
至我兄弟乃有二人今姪與子又加以倍宗祀有承身後有繼
兄雖亡矣有存者焉彼哉負我付之蒼天弟身繫此心已遠馳
緘辭萬里以寫悲思南望長號肝裂骨摧哀哉痛哉再無見期

祭妻弟金鼎文

嗚呼鼎乎其何以死乎天賦汝以清粹之資不宜死也帝降汝
以聰悟之性不宜死也心孔仁而不傷乎物不宜死也學方進
而未底於成不宜死也不宜死而死之豈非命乎百年之宗祀
傳於汝不可死也千金之基業屬於汝不可死也父已老而望
汝以養不可死也母已逝而冀汝以承不可死也不可死而死
之豈非天乎天乎命乎無從致詰天不可諶命不可必靜言思

之我心如刺想汝平生之音容念汝平生之恩義愛我如我
過弟兄盡心教汝期以有成誰知老天不從人欲姊兮既亡弟
也隨歿一雙愛刃併割我腸我猶云可汝父可傷有屋渠渠誰
其與居有田畝畝誰其蓄畬空一生之辛苦竟今日之何如嗚
呼鼎乎汝其忍棄我而去九泉之下儻逢汝姊應道我之傷心
情切切而不已憶其臨終之言頻囑我以覩汝今也汝亦繼亡
我欲報之無所茲者試期已逼我欲北行不能臨壙以盡我情
聊寫斯文以表我哀嗚呼鼎乎尚鑒此哉

生子祝文

伏念自祖父以來世嗣一人至某兄弟托賴 祖庇俱受
朝命所乏者宗嗣耳茲以是年三月二十六日巳時新婦吳氏

生男又前故新婦金氏從嫁媵女先於三月十四日亦生一男
一月之間連生兩男非 祖宗積善餘慶之所鍾何以得此某
前已具書告報母兄矣茲惟彌月謹具庶羞恭伸祭告以亡妻
金氏祔食尚享

瓊臺會稿卷之八終

生員黃榜校正

瓊臺會稿卷之九

瓊山丘文莊公濬著

傳

夏忠靖公傳

公諱原吉字維詰其先會稽人徙饒之德興祖希政仕元爲湖
廣行省都事父時敏 國初爲湘陰教諭始家焉母夢三閭大
夫入其室生公公生有異資年十三喪父即刻志向學以詩經
領鄉薦卒業大學選入內廷書制誥擢任戶部主事大爲尚書
郁公新所委任會大朝覲執政大臣劾諸司之怠事者有
旨宥之郁堅請不已有劉郎中者忌公因奏公主使郁
太祖以問郁郁對曰臣愚過聽堂後書筭生罪甘萬死

上意解宥之惟逮諸書筭生于獄劉計不行復以公專部事為言

上察其奸并誅劉三載秩滿吏部引 陛見公跽面陳母老請歸省且曰臣去家遠乏僕從乞寬其程限并暫假在官隸卒從行

上特允之人以為殊典是時公初為部屬已為

上心所眷注如此三十一年陞本部右侍郎命充採訪使巡撫福建尋又出鎮蘄州

太宗皇帝入正大統召還轉左侍郎踰月陞本部尚書

上勵精圖治凡建文時教條政令有所更革者皆命公申明之凡三十餘事又明年蘇松諸郡大水奉命往治發浙西兵民數

十萬疏決壅滯既而上命僉都御史俞士吉齎水利集往賜公俾講究拯治之法公乃集共事官屬濱河吏民及凡諳曉水利之人博求參考以復奏謂嘉定之劉家港徑通大海常熟之白茅港徑入大江是皆大川水流迅急之處宜浚吳淞江南北兩岸安亭等浦港以引太湖諸水入劉家白茅二港使之直注江海又松江大黃浦乃通吳淞要道今下流壅塞難即疏浚傍有范家濱至南踰浦口可徑達海宜浚令深闊

上接大黃浦以達泖湖之水此即禹貢三江入海之跡俟既開通相度地勢各置石牐以時啓閉每歲水涸之時滌築圩岸以禦暴流如此則事功可成於民為便

上從之公一一如所言而行水患乃息又以其民久勞而饑奏

發廩三十餘萬石以賑之躬行督勸散給有方全活者甚衆永樂三年秋八月召回掌部事

上諭公曰向以部事付郁新而專委卿以浙西農務庶內外克濟今新死付卿以部事卿其盡心毋怠公首請裁冗食以省浮費量有無以均出入平賦役以甦民困又言鹽法邊儲所係不許勢要開中以妨商賈錢鈔國用所資不許富室專利以沮貨易以至禁包攬戒侵欺清倉場廣屯種平價有皆請立定規以施諸天下

上嘉納之時承建文廢弛之後靖難之師方息府庫空虛無有蓄積一時錫予功臣賞給士卒大封親藩增置武衛添設百司而又召集天下儒生數百人於館閣編輯大典未幾遣二十五將軍大興安南之役遣內官造巨艦航西南大洋海以通西南諸番財用之費以億萬計皆取給於戶部公晝夜焦勞經營綴葺惟恐拂

上意而殫民財時初建北京採宮殿材於西南命公暫行督視自南京抵北京給以官校察其怠事者懲治之公即榜諭軍民使其趨事懲一以戒百人人效用事濟而人安行至德州有旨召公還且諭公曰行止卿自度之朕不中定也七年春二月車駕巡幸北京命兼行在禮部都察院事扈從歲餘

上以北虜犯邊親帥六軍征之時

宣廟以皇太孫留守北京命公輔導兼行在六部都察院大理寺事庶事脩舉京師肅清

上還大喜賜鈔幣鞍馬冬十一月車駕還南京以從行勞賜
休暇十日尋命輔皇太孫周行鄉落以觀民俗繼命閱武于
郊以知兵事公所至隨事納忠多有裨益九年秋九月九載秩
滿

上親宴之別殿降勅獎諭有循良篤實如古名臣之諭并賜誥
封祖父母十月

上以

太祖實錄建文時脩多失其實求樂初再脩亦倉卒未備命史
臣重脩勅公與姚少師廣孝監脩未及成而姚公卒公獨專其
事七年始成上之十一年春二月扈從車駕巡北京廿六年
脩天下郡志命公提調十八年北京宮殿成奉勅召

皇太子皇太孫于南京既啓行公先馳奏

上命東宮宜緩行公見其傳

上告東宮曰君親雖有命臣子其敢緩乎公既至入見

上問所以速來故公具述東宮言以對

上悅公因言連年營造民疲轉輸逃亡者多今宮殿告成宜愛
養民力凡各處流徙之民請悉宥之新復業者蠲所負詔行之
十九年夏三殿災公上疏極言請寬民力蠲負使民心悅則
天意可回

上嘉納之是歲因災群臣各言南北建都利便不同科道官因
攻大臣

上命面辯于庭親御午門樓視之密命中使詢公孰是公曰臣

等罪也科道言是

上兩宥之或尤公背初議公曰不然天威嚴重吾輩歷事久言雖失幸

上憐之若言官得罪所損不小眾皆嘆服冬十一月

上以北虜携貳命公與尚書方賓呂震吳中等議親征公等議宜且休養兵民未奏會獨召賓賓言今糧儲不足遂召公問糧儲多寡公對曰僅及將士之用不足以供大軍即命公往視開平兵儲吳中入對與賓同

上怒急乃以公還賓聞懼自殺公至命鎖繫公于內官監籍其家惟得賜鈔千餘貫餘皆布衣瓦器而已明年正月車駕復北征出塞不見虜果以軍餉不足而還又明年

上崩于榆木川

仁宗皇帝即位即日復公官公以母喪未終辭

仁宗勉留之曰國家不幸有大事正賴相與其濟艱難安得遽去卿云有喪我無喪乎如卿辭職朕亦不當在此公不復敢言賜賻禮遣官護其喪歸營葬事

宣宗以皇太孫正位東宮加公太子少傅時呂震為太子少師班公右即進公少保仍兼前職兼食三俸公固辭許辭太子少傅一俸同時大臣當受 誥命翰林呈草

上取筆增二語曰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怠且諭學士楊士奇等曰此實朕心蓋望卿等匡輔之功也繼召公等至展前賜銀章一其文曰繩愆糾繆且諭曰朕有過舉卿即

具奏來以此識之朕不難於從善也夏四月命兼掌禮部事特賜象牙字印以便僉押其文曰正直蓋以旌公也又以公有匡輔功賜第二區一在南京一在北京田五頃

仁宗賓天預聞顧命時

宣宗爲皇太子監國南京遺命徵還嗣位時有漢庶人之疑中外洶洶群臣欲出郊迎

太后命獨留公佐襄王留守京師輔臣郊見

宣廟首問公及蹇少師衆等不能對既至召公慰曰朕聞太后諭知留卿意卿奉

皇祖命輔朕有年非他人比卿當以所事

皇祖者事朕賜寶帶

宣廟既嗣位公以舊輔倚毗尤重宣德元年漢庶人反移檄誣輔臣奸邪亂政以公爲首蓋以大臣中公最爲

列聖所委者故指以爲其端

上夜召公等入議公免冠謝曰臣不才致變親藩罪當死

上曰卿何爲是言彼蓋假卿以興兵耳休戚與卿同之命公坐密議屏左右語楊文敏公榮首勸

上親征

上難之顧公公曰往事可鑒不可失也臣昨見命將而其色變退語臣等而泣在廷如此則其臨事可知又曰兵事貴速且有辭宜卷甲齎戈而往一鼓而平之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也榮言是

上意遂決即躬帥六師征之晝夜無程而往師臨城漢庶人懼欲降猶令人繞城上詈公罪人既得大被恩賞賜公閤者三人掖公朝參出入公固辭曰舊制非勲臣不敢用

上曰卿輔導忠勤非勲而何乃拜

賜是歲扈從 車駕巡邊既還

上以蹇公及公等四人年老不欲煩以有司之政勅公曰卿等事

祖宗積效勤誠朕嗣統以來尤眷贊輔夙夜在念圖善始終蓋以卿等春秋高尚典劇司優老待賢禮非攸當况師保之重寅亮爲職不煩庶政乃副倚毗可輟部務朝夕在朕左右相與討論至理共寧邦家其專精神審思慮益致嘉猷用稱朕倚眷老

成之意繼賜銀章一其文曰含弘貞靜蓋以褒公德量云五年春

兩朝實錄成賜宴于中府明日入謝既退得微疾命家人具湯沐正襟端坐召其弟及子告之曰吾以一介書生叨居重任愧無以報 國家言訖而終時五年正月二十七日也享年六十有五先二日有星墜庭之西南隅光燭地者久之

上聞訃震悼命有司製棺給賻營葬遣禮部尚書胡濙諭祭贈特進光祿大夫太師謚忠靖官其子瑄爲尚寶司丞仍復其家自公侯貴戚下至郎曹將校咸往祭吊衛卒京民亦爲流涕公性至孝少失怙母太夫人守節公終父喪即出教里塾取束脩以資養及通朝籍每出必候問起居公退非有客不離親側友

愛諸弟其弟有使酒者破其釀器家人奔告公笑曰弟又醉邪
留二俸在南京資其用度略不計平生與物無忤受人之惠雖
微必報少時曾受知于邑教史九韶既貴禮待如初恒分俸以
濟其乏與人交忘勢分篤親舊有無通共胡祭酒僦屋以居公
得賜第即以所居讓之胡致仕去就鬻以爲贖谷庶人國于鄉
郡有逆謀爲蜀王所發

上疑郡人有預者公請以百口保之竟免究郭尚書敦使樂安
州爲同事者所譖公力爲救解遂得免其他如寬諸城妖黨解
袁忠徹危疑不念呂宗伯宿憾皆世所謂陰德大量者公心無
適莫渾渾然不見圭角小人有所觸犯虧損置之不問公平居
無事坦坦如一遇事明敏奮發嘗奉命無理諸司政務吏牘
滿前迎見立解拔根適節各得其宜商功計利惟恐有弊恒曰
不可使後人難爲繼而戕吾民也其掌國計最久凡所建置區
畫明於闔闢歛散之術科分戶別有倫有要一一可爲後法歷
事

四聖隨事獻忠凡持論必歸仁厚存大體天下之人陰受其賜
者多矣一時大臣與公同功一體者惟蹇忠定公時以蹇夏並
稱然蹇公特以政事著稱于時而公兼有文學之譽自開

國以來三大纂脩皆公爲監脩所著有文集若干卷傳于世云
論曰天開一代隆長之治必其創造者有可祖之功而繼世者
又得夫可宗之德也功立矣德脩矣然非得股肱心膂之臣以
贊助彌縫於其間亦曷能有以固其基成其治而綿其祚於有

永哉公初入仕時即為

太祖皇帝所知迨

太宗入正大統首蒙拔擢繼事

仁宣二朝始終四十餘年專掌國計其間雖或兼他官釐別務總理諸司之事與聞機密之政未始一日離計相之任也於乎大學治國平天下之要顛顛焉惟在理財用人夫治道亦多端矣聖門授受皆不之及而獨舉理財以並於用人誠以用人為治莫先焉財用既足天下事無不可為者矣

列聖所以用公之意蓋有得於孔曾之傳也歟昔人論大臣以德量氣節學術才能四者並言謂非兼是不足以當輔弼之任觀公掌國計當內難始定之餘多事紛紜之秋國無乏絕之憂民享和平之福非明於學術優於才能者其能然乎况又一時大臣中稱有德量者以公為第一公其無愧古人所謂大臣者哉

余肅敏公傳

公姓余氏諱子俊字士英眉之青神人也其先郢之京山人元末入蜀父祥仕為戶部郎中公生十歲而孤自幼有大志迥異常兒見者偉其不凡稍長從吳庶憲中受詩經中景泰辛未進士第授戶部江西司主事陞福建司員外郎在部屬中獨開敏精厲嘗有兩勢家爭田久未決部檄公理之其地名偶與所爭者姓同執為其家故產公曰然則張家灣盡張產耶卒為直之一時能名聞諸上下部有難理事輒以委公天順庚辰出知西

安府府居會府下公務叢委訟謀紛紜三邊之事咸萃于茲而使車過往無虛日公處之裕如也在任六年治行爲關中七府之冠 賜璽書旌異歲丙戌擢陝西右叅政督三邊軍餉明年陞右布政使時有滿四之變用兵所需取給有司公在軍中督屬趣辦罔有廢缺是役公經畫之助爲多庚寅轉浙江左布政使關中軍民皇皇失所倚賴纔六閱月會西復有警廷議以爲公居陝久民夷信服莫如用公遂拜公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時虜入黃河套又屯不出 朝廷屢遣文武重臣總制諸路軍馬以備之公具疏言陝西有三邊延慶寧復甘肅也三邊之中延慶於內地爲近 國初逐出北虜遠道黃河之外至正統初始渡河來犯近邊建議者始請於沿邊 地立界石東西二千里

於界石外開創榆林一帶營堡後累增至二十四所延蔓千二百里屯軍積糧以扼虜入寇之路又於營堡三十里外築墩臺以瞭望虜闖境卽舉煙以示警用是邊境久寧天順以來虜知我東西諸邊各據險以守難於窺伺惟延慶一帶地無險阻可以馳突屢來犯邊掠我邊人以其爲嚮道遂知河套所在入屯其中以伺機變自是虜顧居內而我列屯守圍反在其外一入其中不得其出遂至遣將聚兵以爲之備計以近日用兵所費芻糧銀鈔以萬萬計今猶屯宿重兵未見寧息將來供給又難計筭臣愚以爲莫若於沿邊一帶墩臺空處築爲邊牆增立砦堡雖非天險要爲有據况舊界石一帶多高山陁崖間有川口亦有限數乞 勅沿邊將領各統戍卒及行附近布政司起倩民

夫付臣統領依山形隨地勢或鏟削或壘築挑塹延引相接以爲邊牆仍乞 勅叅副游擊等官領兵於界石之外下築架礮以爲防蔽事下諸守將計議以爲虜未出套未可屯工虜既出乃東起清水營之紫城砦西至寧夏之花馬池延蔓幾二千里每二三里間爲對角敵臺崖砦連比不絕於其空處築堵者三橫一斜一如新月狀以偵敵避射凡爲堡十有二崖砦八百十有九小墩七十有八大墩十有五兩月之間厥功告成自是虜寇稀矣初榆林列戍始於正統歲調延安綏德慶陽二衛官軍分戍而以河南陝右客兵班上助之未有衛也成化初議者嘗請於榆林堡立衛然未就緒至是公始請以先年陝右清出遠年不明軍籍及有罪責戍南土者之子孫免其遠戍就近編伍以實之且又拓其城比舊加廣凡軍中器用百爾具備率範鑄鉄爲之欵識以歲月又擇軍中子弟之俊秀者爲弟子員奏請建學立師以教之榆林俗不藝圃公求種於遠教民種植自是蔬菓與內地等又於界石外開地以爲屯田給軍民耕種得糧十數萬石以助經費自是榆林爲重鎮而與寧夏甘肅鼎立而三矣虜自後經城下必嚙指相顧不敢鳴鏑向之癸巳公以功轉左副都御史又明年進右都御史仍鎮延綏公在延綏首尾六年說者謂榆林之鎮 國初未有也有之始於正統然皆草創未備自時厥後鎮守巡撫者非一人至公而後守禦之具始大備云丙申以本官移鎮關中有 詔命議弭盜安民之策選將厲兵之方公乃條上事宜凡七一日衛國之計二日保民之

計三曰弭盜之計四曰安民之計五曰選將之計六曰守隘之
計七曰善後之計其所建置皆關中軍民切要急務前人未舉
者疏入皆從之行之至今人以為便是秋入朝議事奏免岷
河洮三衛之民戍南方者一萬有奇易置南北之更戍者六千
有奇就以分戍固原之胡盧峽并魏王城設平虜鎮戎二千戶
所領之既歸鎮岷州四簇生羗作亂移兵平之獲首虜四百岷
地險隘自國初指揮馬燁深入其地至是再見于公羗人遠
遁相戒曰馬帥復來矣誓不敢叛捷聞賜勅獎勵有北虜懾
其威聲西戎遭其剗刃之哀初公在西安時患城中水多苦嫌
民以為病宋時東引龍首渠水入城以利民及其後湮塞成化
二年又西引涵河之水自丈八頭起脩石碓以啓閘樽節放水

二分至西門十有五里貫城中以足民用餘水洩出城積滯日
多幾與城基等將至壞城公有意欲脩之未果至是乃議亦如
丈八頭開新渠以洩餘水經漢時故城以達于渭以免公私之
患人至今便之號為余公渠又涇陽縣舊有洪口堰山高水下
不利灌溉乃出公帑責健吏鑿山開道溉田千頃至今水為秦
民之利過者思焉丁酉召拜兵部尚書論前功加一品俸逾年
加太子太保賜金瑪瑙帶織金麒麟衣一襲時遼東巡撫大
臣依附中貴請舉兵征建州內附女直詔下兵部議公以為自
古馭夷之道守備為本建州乃羈縻邊衛

祖宗以來不盡以中國治治之既多設官以分其勢又開馬市
以掣其黨許買牛以結其心非示之以弱也治夷之道當然爾

今其西伏當加等罪狀未著遽欲出師征之非

祖宗備邊本意如必不得已宜別遣重臣徃彼節制相機戰守公之意蓋欲別遣主帥使邀功者不得行其計然而竟不可沮則復極論其開釁失利之由貽患邊方欺罔之罪是時權倖氣焰薰灼公敢與之抗人皆爲公危既而相繼敗去公卒無患時貴州守將恃有奧援亦言播州苗賊齊果等出肆劫掠恐滋後患乞調湖廣四川軍馬五萬會貴州討之公言賊在四川而貴州守將請討必有主之者興師五萬以三月計之計用軍儲六萬七千五百斛半年則十有三萬五千而楚蜀山路險阻不通舟楫取給負戴必得兩倍之數俟運至天氣熱而瘴癘作非計也

上是之乃止庚子丁內艱服除卽驛召改戶部尚書癸卯秋大同有倣僉議邊備久弛非公莫能振肅之乃命公節制沿邊諸軍事公請兵數萬分戍虜入寇要路守將服公威望紀律一新虜聞之引去尋乃還甲辰以星變上言大政欲朝廷節財用而無浪費於土木禱祈重鹽法而無以實數作羨餘以賜權貴禁奪民利而不許貴倖乞閑田罷中官俾歸給役宮中而無預外事凡此皆人所難言者時論快之二月

上以大同宣府乃國家藩屏雖有鎮守巡撫等有不足倚仗兵荒之後疲敝已極必得重臣庶其有濟乃勅公總督兩處軍務自總兵以下咸聽節制公卽日出居庸歷宣府至雲中乃上疏言大同宣府兵民疲敝誠如

聖諭然舉事必先其急者今日事之最急當舉者莫急於脩邊
墻臣向脩於延綏已有成效乞以是法推而行之宣府大同及
偏頭關自東抵西一千三百二十里各爲墩六百一十今舊墩
見有百七十擬新築者四百四十每二里立墩臺一高三丈闊
如之對角爲懸樓二空內挑壕塹闊丈五尺深殺闊之五計用
工五百十日可成一座以萬人十日計之可成二十座一月可
成六十座兩月可成一百二十座以十人守之非但以瞭望而
亦可以四面繫賊使賊不敢越每歲夏四月秋八月興工遇倣
卽休事已復作暫借用軍民之力雖曰勞擾然而一成之後歲
省邊費萬萬 命下如公所奏行之既而宣府守將不遵約束
公奏劾之而忌者因而造爲飛語俄改左都御史專鎮大同忌
者攬撫公行事命工部杜侍郎及科道官徃按之案卷明白無
有所私乃止落太子太保以左都御史致仕家居未逾年復起
公典兵政比至屢疏以病乞休致不許悉復舊所兼官未盡兩
月

憲宗皇帝賓天

今上嗣位屢以疾求去不允疾已亟猶命卧理部事屬楚蜀大
荒公慮有變猶力疾草疏乞遣將臣鎮壓之以銷未然之患既
封進屢問左右章出未或曰否遂側身面內而卒時己酉歲二
月二十二日也享年六十有一

上震悼輟朝一日遣官葬祭贈光祿大夫太保賜謚肅敏公沉
重簡默外若和緩內實嚴毅自爲部屬特事事不苟有一事不

當輒熟思審處之夜以繼日或對客猶沉吟未已或問之曰官
中一二事恐不當耳凡奏疏文移必自起草每夜至二鼓方寢
雖疾病中不廢天下事罔不經心而於國計邊務尤所注意一
生仕宦立朝之外皆在西北二邊而於關中尤久故於榆林事
為詳其功尤大而灼然在人耳目者在脩邊牆一事其後又以
大同宣府切近京師依倣所已行者為之竟為忌者所沮不克
成論者謂其功程已有次第假饒未為盡善但十得四五而亦
享四五之利不猶愈於盡廢乎論曰古稱儒臣之守邊者首稱
韓范然二公之事載諸史傳者議論居多鑿鑿乎見諸行事而
有實迹留于後世者亦不多見也今余公之建功在延綏環慶
之間蓋二公故壤也而榆林邊牆之脩延袤餘二千里虜人望
望而去邊民優游以嬉者餘二十年矣使繼公者人人皆體公
心踵而葺之使毋至廢壞則公之功留于後世者豈下二公哉
夫天之於夷狄固限之以山川山川不足而以人為補之因阨
塞之闕順形勢之便以扼異類之衝突似不為過是故秦人築
城非非而不量力不恤民則非也烏可以噓而廢食哉北魏高
閭亦嘗建此議矣而不克遂而公則遂矣且有效矣而或者不
廢其前功而顧逆料其後弊何哉忌之也亦非專為公也方公
建議時有云凡事務湏足到目過似能經久者方始為之予固
知公非苟然而漫為之者邊牆之脩成不成不足惜而所惜者
民財民財不足惜而所惜者國計嗚呼快一己之私而忘國計
之大斯人何人哉

金侍郎傳

公諱紳字縉卿其先錢塘人洪武初以間右實京師遂爲金陵人父潤號靜虛博雅好古工詩善畫爲時輩所重公生而穎敏讀書數遍卽成誦甫成童從石首汪弘初習進士業年二十以尚書蔡氏傳領京闈薦明年登進士第選入翰林爲庶吉士會詔脩天下地志公充纂脩官書成賜名寰宇通志有白金綵綺之賜卽拜刑科給事中明年

英廟復辟懲景泰舊事屢召言官面授以名俾舉劾公特與焉或賜食嘗諭內閣學士李賢令吏部毋以補外一日埔時有詔言官劾大臣之非法者事出倉卒公援筆立成彈文辭理俱到明日當廷奏劾聞者駭服

今上嗣位陞本科都給事中首率六科疏論錦衣衛指揮門盜竊弄威福達坐謫戍邊天下快之初達以都指揮掌錦衣衛詔獄時逮杲者專伺百官過失每攬拾達達懼甚不敢恣及杲被害達專委任以謝通爲心腹一切反杲所爲每事以忠厚爲務時論翕然歸之及通死達專聽其同官呂貴言以右武爲事始任情張威大興羅織遣官校遍行郡縣緝訪事情有犯者卽遣官屬拘逮所至贓賄狼籍天下騷然李學士以爲言達銜之屢欲有所中傷賴

先帝仁明而止至是訐寃者紛然公特掌刑科奮然謂其僚曰此天下之大蠹言官責也此而不言又何用六科爲卽攘臂草奏當朝劾之時天順甲申也尋陳時政八事

上以其言有理 詔曰前三事朕自行之後五事付所司集議
三事者持恒久勤接見納忠言也所言者皆當時要務而勤接
見一言尤爲切中蓋

祖宗以來於凡燕閒之際執政大臣及左右近侍時常皆得接
見自

先帝以幼冲嗣位而此禮遂廢因襲以爲故事故公言及之歲
丙戌漕河淤阻京師米價翔踊沿河盜起公建遣御史及帥臣
緝捕遂得安妥是歲陞南京大理少卿時公年纔踰三十屬官
深於法者意公於法比容有所未習姑以難事試之公剖決無
滯雖老於法者不過是乃大敬服尤留心獄事恒曰獄者人死
生所繫箠楚之下何求不得彼不能伸於法司而求伸於我我

又不爲之理何用理寺爲故凡經公平允者輒無異辭公在大
理九年如一日秩滿陞南京刑部右侍郎月躬視獄者書每戒
飭其屬俾無法外施刑故事霜降後會大臣審錄重囚必先召
所屬郎署反覆詳審有可矜疑者必具錄之至期對衆言其可
疑某情可矜囚因而得生者甚衆戊戌江西荒歉

上特簡任公往巡視許以便宜行事公委藩臬二司官定計授
畫俾各蒞所部督責其屬勸興發而自若會府之行臺不輕舉
動蓋以專徃一方而地方有事則有所不及濟凡可以寬民力
裕民食節財用弭盜賊者無所不用其心在江西幾二年凡措
置得白金以兩計者十有七萬米穀以石計者幾二十萬所活
軍民以口計者毋慮有六七十萬江西十有三郡之民賴公以

安庚子回任又明年壬寅六月辛酉偶得疾越六日丙辰卒得
年四十有九公性簡靜而慎交游且官故鄉故舊有以私謁者
輒拒絕之始雖不樂終莫不信服其公侍靜虛翁家居者幾二
十年不以公務而廢其私家之孝養時人榮之平生儉約一無
所好惟好積書號心雪所著有心雪稿若干卷存于家子三人
長麒壽庚子貢士次麒永麒寧

論曰公生長京師有靜虛翁爲之父年甫弱冠卽登甲第選入
中秘讀人間未見書卽與纂脩地志之命書成授官近侍擢貳
大理繼貳秋官殆其沒也又有祭葬之恩年雖僅及艾然人世
百年所不能得者而皆有之於乎是固其世積家教之素學問
持守之功而亦遭遇其時歟同年登進士者三百五十人選讀

書中秘者二十有一人公年最少發達最早不出其鄉而父
毋俱存兄弟無故一登仕籍卽踏亨途未嘗一日齟齬而又推
恩上封其祖下廢其子而長子者又以世業登天府名歷官二
十有九年凡五轉官階所至有聲而人無異議公之死可謂無
憾矣年雖不甚長而名之在天地間者則昭昭乎長不朽矣成化
十九年

毛宗吉傳

毛君諱吉字宗吉餘姚人也性剛直尤嫉惡自在邑校時見鄉
人顯宦者歸或挾勢以凌鄉曲而於郡之長吏則卑卑以希合
輒毅然形見顏面曰我得志弗爲也歲甲子中鄉試再試禮部
皆乙科不屑就歲甲戌登進士第授刑部廣東清吏司主事故

事十三清吏司分理在京諸司刑獄廣東司當錦衣衛衛卒伺
察百官陰事攬撫得分寸書片楮以聞不復核虛實輒當以罪
公卿大臣皆惴惴奉承之惟謹公行請託莫敢違拒甚至以罪
被逮法司亦不加箠君在司有逮至者一懲以法略無顧忌其
人至以俚語目君曰毛葛刺時長衛者怙寵大肆羅織勢焰燦
人百官遇諸途趨避惟恐後君遇之獨以一手舉鞭彼愕然顧
左右曰非此刑部毛葛刺耶益啣之其徒百計求君短長訖不
可得適君偶以疾誤朝參命錦衣衛鞠之其黨走報其長曰
毛葛刺來矣乃預簡卒之疆忍者掄巨杖待君君至僅撈十又
五骨見矣衆意君必死適有僧同在繫見君創甚而無悲苦容
曲事君得不死既而隨衆例得復職衆咸曰毛葛刺自此懲創

收節矣及莅職操法愈嚴未幾陞廣東按察司僉事時廣城以
西流賊殺掠居民殆盡其東幸無事而豪宗大戶武斷吞併猗
習成俗君分巡惠潮首知其弊痛懲之豪右斂迹及其當代二
郡民赴巡撫大臣願再借君一年於是檄再往先是程鄉民羅
劉寧者作亂官軍平之其黨楊輝者逃往贛之安遠招集餘衆
於閩廣江西之交大肆標掠時官軍皆征廣西君不得已招之
而輝等從命復業比君還會府而輝等復赴標掠如故君再至
賊勢益大輝據上下寶龍峒其黨曾玉等據石坑峒謝瑩據龍
歸峒破江西之安遠福建之上杭二縣遠近騷然謀報賊期以
十一月二十二日攻程鄉縣治君曰賊勢衆矣與其臨時拒敵
孰若先事制之乃命縣長吏密集民壯并召旁近官軍僅得七

百人即日倍道行三石里至赤硃坑翌日又行三十里至石坑
峒賊數人負米出峒衆欲奮擊之君曰舍之毋驚動賊衆少頃
賊知官軍至以其衆三千人陳山下賊衆我寡士卒有懼色君
躬擐甲胄督戰於是士卒爭奮自辰至午戰數十合賊遂敗走
生擒曾玉及其徒二十餘人斬首三百餘級乘勝破龍歸峒獲
謝瑩又明日直擣下寶龍輝衆陳石崖上我軍陳水中相持守
之君以戰不得地亟分兵繞出其後賊莫測遂驚潰前後擒斬
一千四百餘人餘黨悉平是役也我士卒不損一人犒賞糧餉
皆出於臨時調度不取於官不歛於民又獲白金三千餘兩他
物稱是悉以送官巡撫大臣以其功狀聞未報而君又當分巡
雷廉高三邵人民為賊所殺虜什七八道路蕪塞數百里間無
烟火君攬轡四顧慨然以削平賊寇為己任既抵所部城門書
閉郡守猶鞭繫城中殘民追徵不已君至首命止之百姓如獲
更生分守都指揮等官嬰城擁兵賊或十餘人或三五十人驅
脇子女以千百數日過城下不肯出一騎發一矢甚或燕飲酣
歌若罔聞知吏民以賊告輒加箠楚有自賊中逃回者輒誣以
通賊杖殺之自是生民進退失據無復生路矣君至嘆曰此方
之人獨何辜哉是雖一時守將之責抑亦督責者之過也時雷
州海康知縣王麒者獨奮不顧身為衆所嫉君獨獎勵之適報
賊至大體等村君時在雷州即移文都指揮出軍擊賊彼畏縮
不敢出君又以大義激之亦不從君即督麒領民壯躬抵賊所
戰敗之斬首數百餘級奪回被虜人畜無數賊分三支犯吳川

縣君覘知其一近河道卽命麒乘小舟出賊不意悉破之得首
虜六十餘級其二支聞風遜去自是君所部稍寧君以平賊方
略來上

上嘉其勞內批陞君本司副使仍降勅獎諭委以一方邊務
而麒亦陞本府通判勅至君益感激思報歲乙酉春正月賊
東出惠之河源轉掠韶之翁源君率官軍二千兼程追之斬獲
百餘級賊遂西奔二月新會告急君率都指揮焦用指揮孫壁
等官軍三千人至新會又得民之自効者近萬人明日行至火
磴與賊遇戰破之獲首三十餘級乘勝追至雲岫山去賊營十
餘里時二鼓矣君號召諸將曰賊營後山菁而前畷因左右皆
出隴若敗必遜入後山爾等明日分兩哨進據後山我以精銳
衝其中爾兩哨左右合擊之賊可盡圖也約以鷄鳴蓐食黎明
進兵是夜無星月遂至後期不得已三哨齊進賊果敗走棄營
攜妻子上後山君命潘百戶者帥精壯千人據賊營賊多遺財
物軍士競取之賊據高瞭軍士有爭奪者遂擁衆馳下刺殺潘
軍士皆自營門擁出賊自後追之與右哨指揮閻華遇力戰久
之君命某往援其承命不赴華馬蹶亦爲賊所刺諸哨遂奔潰
君勒馬持刀大呼曰劄駐劄駐衆以潰勢不可復君從吏廖振
等勸君宜隨衆姑避之以圖再舉君曰吾誓不與此賊俱生今
衆多被殺傷而我獨生全可乎汝等亟走勿顧我言未已賊七
八人持鎗趨君君且罵且敵猶手劔斬賊斷一人臂力支不能
遂被害時三月一日也是日雷雨大作山谷皆震動連日陰晦

又八日始得君屍面貌如生昇歸廣城官吏士民弔哭者相屬
事聞贈君通議大夫廣東按察使錄其子科為國子生是時仕
嶺南與君同志者惟麒一人麒字其雲南大理府人正統丁卯
貢士由曹監擢知海康縣至官日以忠義激其民遇賊至輒率
眾奮擊之前後多所殺獲雷人賴以少安而一時郡守邊將友
惡之君奏其有守有為同日陞本府通判未被命而先君死于
賊至是有司併以聞朝命與贈君者同尸下贈麒奉議大夫雷
州府同知君死時年四十四麒年若干

史濬曰初君死時或傳至京師言藩司以白金千兩充行軍犒
嘗費委驛丞余文者從公行以司出入已用十之三矣文憫君
死而貧無以為歸費以所餘金七百兩密授君僕持歸是夜僕

之婦忽出中堂據正席舉止如公狀顧左右曰請夏憲長來與
家驚惶走告近居沈經歷沈報僉憲胡希仁亟來視之瞪目視
胡曰非也頃之夏至乃起揖而言曰某受國恩不幸死於賊
固無餘憾但余文所遺官銀已付某家雖官府無所稽考而某
負污辱於地下矣願亟以還官毋污我言畢婦忽仆地少頃始
蘇竟不知其所以云予始聞此言不敢以語人及夏君來
覲予詢之果然嗟乎君生而廉勁不頗既死而英爽不昧猶如
此而世之便已自文者至或誣君以激變讎君以賊私是尚有
人心哉是尚有人心哉成化二年

孔侍郎傳

公諱鏞字韶文姓孔氏宣聖五十八代孫也元季高祖克信始

自曲阜遊學江南阻兵不歸而居蘇州父友諒舉進士知蜀之
雙流縣公幼孤好學甫弱冠爲長洲縣學生時提學孫御史鼎
教人務先德行學置一籍名敦本首著公名于籍公用是奮發
益力于學登甲戌進士第初知都昌分民戶爲九等以均賦役
設倉於水次以便收歛縣濱彭蠡每風雨波濤澎湃若有物蜿
蜒其中舟多覆者相傳以爲纜精過者望而祀之偶歲大旱公
往驗之乃巨木歲久爲荇藻所絡若鱗介然公火之其妾遂絕
尋以弟銘選尚 寧府郡主例避嫌改廣之連山連山西連昭
賀徭種出沒無寧歲公至縣治無雁字可居俸給殆絕父老間
有至者公詢知民所在遣人招之不來公親詣其地民見公至
驚走既而公炊飯民舍輒留錢米以償其薪水之費乃相率環

拜伏道左公一一賑恤之俾復業由是趨事縣中縣治始復踰
年大兵征廣西巡撫葉都御史檄公率民丁隨軍征勦公所至
招徠不事斬艾賊聞風降附諸將有欲殺人取讖者公必力爭
之全活者甚衆時廣東州郡之界廣西者無不殘破而高州尤
甚僉謂公有撫綏才薦公試知府事高州城外四山皆賊壘僅
餘孤城城外積苑如京觀民外死于賊內死于疫城中軍民不
滿百公至首呼父老問計咸曰城中人多有賊之戚屬切宜防
之其來趨城者其心不可保惟宜閉門固守公曰不然高州本
無賊而賊之來也皆自廣西往時守土者無遠圖民攜家屬十
百里來投城將以求生也乃閉門不納以致爲賊所菹醢其在
城中者又疑之或加害焉用是賊以是激怒其衆外攻而內應

往時城陷正坐北也乃大開門有來者無不納而在城者相染成疫曲加撫摩調養死者爲義塚于城外以瘞之流聞風來歸日以百數城不能容公卽城東北隅築土爲城以居焉時賊屯高化境者凡十餘鄧公長據茂名之茅峒馮曉屯化州之西北界梁定屯余未嶺鄧辛酉屯于游魚寨侯大六屯于信宜界皆劇盜也惟茅峒距城僅十里而公長尤黠驚公屢遣人撫諭之使退不從公不告之僚屬不謀之妻子黎明潛呼四疲卒肩輿出城徑抵賊巢公長見太守至倉皇不知所所以亟呼其黨擐甲出逐恠公無騎從遣人遠偵回報無所見乃釋甲羅拜請公入坐定公從容諭以逆順禍福指天定約公長意猶豫而衆酋感悟泣下恨公來晚公長跪奉卮酒爲壽公飲之不疑衆齊喊舞約降護送公回夜四鼓遠近見火起賊自焚其巢也黎明開門納降者得數千人公長既降諸賊聞風次第納款馮曉久屯化州界結土民以爲內應又招之不服公詒以備他盜整兵夜進遣部下蒙浩率敢死士二百餘截其後而公以前軍應之二鼓擣其巢曉遁去執其妻子以歸曉意必戮其妻子也官軍屢招之不出既而聞公存撫甚厚也遂以其黨五百來歸事聞有文綺寶鏹之賜特陞廣東按察司副使賜 璽書褒獎俾仍守其地於是梁定侯大六鄧辛酉皆受公招撫處之內地分地與耕且爲我備他盜公部下有黎浩林雄數人皆有謀勇而雄尤爲拳捷後死於賊公撫尸慟哭親爲殯葬一軍莫不感泣用是民夷感畏所至成功高州人懷公德惠立生祠祀之公聞毋

喪還守制軍民泣送有出千里外者服闋改官廣西諸州徭僮
聞公名有素相率遠遁未幾陞按察使賊起自荔浦來寇總督
朱都憲屬公督軍勦之賊相顧愕然曰此高州孔憲副邪是不
可敵也亟趨去公一鼓平之事 聞進階食二品祿賜文綺寶
鏤尋陞左布政使莅事甫半月陞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賜
勅許便宜行事公益殫心力清平都勻二衛苗人據險肆掠垂
二十年公至適來為患公督諸將授以方略次第勦平邊徼無
事公釐革諸弊奏

請以貴州囚徒之戍雲南者撥補本處沿途驛遞軍夫之缺而
給與月報增設布政司官一員以專督糧餉皆前所未有也其
他如免冗費黜貪殘減抑官軍之儻從平反寃獄諸事皆是以

厭服人心公清心介行所至人望而愛之知其為厚德君子也
故言出而人信之事行而人無異議今

上初卽位公上章言歷任三十餘年無一任不在邊方冒觸瘴
毒積濕成疾乞致仕

上不允既而念公久勞于外陞工部右侍郎召還道浙河而卒
于富陽舟中弘治己酉九月三日也享年六十有二訃 聞遣
官諭祭命有司營葬事論曰吾夫子有言吾欲居九夷又曰道
不行乘桴浮于海解者謂夫子特寓言尔豈真欲浮洪濤而居
瘴癘之鄉邪孰意其真楹之後二千餘年而其聞孫乃真以其
却菜兵墮三都之術而施之桂海鬼方之間邪公以神明之胄
誦詩學禮乃其素業也况軍旅之事聖祖猶以為未學而不欲

以施之齊衛之地而又遑及於聲教漸被之遐外乎雖然儒者之道大而無所不通王者無戲言况聖人而虛言邪吾知聖人所謂未學蓋謂春秋之世所從事者爾唐虞三代所謂神武不殺所以戡禍亂致太平者庸有不學乎王者一視同仁無間遐邇所謂浮海居夷真誠有是言必真誠有是事特時無其事爾設或遇有其事未必不實踐其言也歷考史傳孔氏子孫顯者不過數人光不足道也安國穎達輩皆以經術著名求其以功名顯于中州者固少而又况從事干戈以施之遐外之域乎哉尤其鮮也入國朝來孔氏子孫仕而官至卿佐者僅公一人足以爲聖門之光矣朝廷以聖人之經術取人而得聖人之子孫而能實用聖人之言以成聖人千載已沒之志豈但光孔氏哉誠亦儒者之光也予與公同科進士情誼視他人爲篤月生嶺海間知公事特詳故爲之傳云

學拙先生傳

天下日趨於巧矣所謂拙者世絕少萬有一人焉似拙矣而實寓全巧於其中學拙先生生而拙者也顧以學稱此其異於人而予有以取之也學拙先生者姓蕭氏名旺字應韶其先廬陵人也元末有起義保鄉井者國初編入尺籍遷戍廣東之惠州今居惠三世矣先生質實無他腸矢口出言無所避忌凡所云爲皆誠心有道未嘗委曲遷就或目之曰拙先生笑曰予豈能拙哉學拙者耳大書宋周濂溪拙賦於壁日三復焉一出言一動足退輒惴然懼且憂曰吾得無過於巧乎人因其然遂名

之以學拙先生而先生亦欣然曰稱吾者甚宜故亦以自號焉
先生少無宦情隱然居戎伍中而名動一方自郡將以下咸敬
重之僉舉為社學師其教人也甚有次第一時子孫經其指教
者咸徐言緩步人望之知其為先生弟子也先生平生善行可
稱者甚多而事師恤鄰二事尤為惠人所稱道鄉儒有黃東野
者工於詩先生自幼師事之其人既老貧且無子先生事之不
啻所生日供其飲饌歲給其衣服凡衾枕幃幔器用無不備焉
既死歛襲殯葬之具一一如禮又為之服心喪者三年鄰人有
徐姓者遭疫癘死者十餘口闔室出避其祖母老且病不能行
雖至親者慮其傳染過而不之顧先生朝夕其旁躬具饘粥食
之至死又為之歛殯云其平生所為大率類此二事皆世之號

為能巧者所不屑為者也先生歿時年僅四十八平生止一子
曰青字庭翠由進士起家為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主事今陞
郎中 朝廷以庭翠貴贈先生如其子官君子曰元生非拙者
也拙於取利而巧於取善拙於得人而巧於得天先生非拙者也
雖然取善遲取利速得人易得天難舍其速且易者而為其遲
與難先生豈非拙者哉先生歿今十有九年矣世之巧者日益
甚求拙如先生者何可得哉何可得哉成化

神道碑

明故進階榮祿大夫兵部尚書致仕王公神道碑銘

天地間有大義因循之義則沈鬱而不明必得夫身任天下之
重者遇事激發之然後大明于斯世焉 國家承平日久道協

于中治循于軌大義非不明也然而因循之久恬愉之極馴至于已巳之變公義鬱而至于晦也甚矣江夏王公於是時奮不顧身以先天下世之君子深於公有感焉是歲八月英廟北征有蒙塵之變

景皇帝以親王介弟監國御午門左門六部并科道官交章劾王振誤國之罪

帝曰卿等言是朝廷自有處置言甫畢百官皆趨進跪慟哭不起颺言曰

聖駕留虜庭皆振專權擅政所致若不速斷何以安慰人心錦衣衛指揮馬順喝逐百官公奮臂捽順髮啗其面曰順平昔倚振為惡禍延生靈今日至此尚不知警真姦黨也律有姦黨之

條罪在不赦百官聞公言爭以手足捶死順衆猶哭未退

帝起入宮令太監金英問所欲言咸曰內官王毛二人者皆振黨請寘諸法遂從門隙出二人衆又捶死之百官乃再拜而退是月庚午也公義激於衷捐其身以為天下明大義由是天下士大夫莫不曉然知公義所在而皆振作其氣以興起事功然而矯枉者或過于直以為訐而迄于今然則公之斯舉其世道升降之會歟公諱茲字公度其先江夏人曾大父諱景仕元為水軍翼萬戶大父諱俊卿洪武中以軍功起為福州衛百戶坐事謫戍河西遂為河州人父諱佐俱以公貴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祖母趙氏母周氏俱贈淑人公幼篤學有大度年二十一補衛庠生二十五以禮經魁陝右鄉薦明年禮部會試第五人

賜進士出身觀政戶部連遭家喪凡八年始授戶科給事中居官又三年適 國家有北狩之禍是時明興七十餘年承平日久一日事起倉卒上下惘然罔知所措忽聞公有廷擊權姦之舉莫不驚駭既而事定人安公之名遂由是以起是歲十月虜擁 駕南還直犯都城

景皇帝命都督孫鏜禦之于高粱橋分遣都督毛福壽高禮王敬王勇武興五軍策應之以公有時望

命偕太監興安等督守九門或言福壽番將也非公不能鎮壓之乃陞公僉都御史提督各營軍務是時王敬等軍出彰義門為虜所敗武興卒于陣內官有報效者或死或傷四散奔還

京都大震公督餘軍將往援之遇虜于菜市口與之戰虜敗去

放火烧廬舍公帥軍士撲滅之擐甲胄入 朝而陳其故因奏

高禮被創回營毛福壽不知所在乃命錦衣衛指揮呂貴制二營不許遠出既而有

旨命福壽聽公節制虜尋遁去 朝命孫鏜范廣統兵五萬追

之命公與侍郎江淵提督其軍追至涿州與虜戰于祁溝虜敗去既出境眾議恐虜復來推公守備居庸等關景泰改元秋

車駕南還公以疾乞還是冬用薦總督漕運力疾以行明年兼理巡撫江北諸郡時徐淮大侵民死者相枕籍公盡所以救荒之術凡可以救一時之急者莫不畢舉既而山東河南流民猝

至公不待奏報大發廣運倉所積京儲賑之近者人日餉以粥全活男婦九萬七千七百餘人遠者量散以米全活男婦一百

二十九萬四千餘人流徙者給以米以爲道食四千六百餘人被鬻者贖其人以還其家一千二百四十四人共用米一百六十餘萬石六月濱河有麥舟米公以官價易麥四千餘石分給軍民一萬二千三百戶擇醫四十人空廩六十楹處流民之病者凡活一千四百人死者給以棺爲叢塚凡葬二千三百有奇公窮晝夜竭精殫慮事事躬理有所委任必委曲戒諭出於至誠人人爲盡力或述公行事爲救災錄世傳焉歲甲戌入覲特陞左副都御史丁丑

英廟復辟權姦用事左遷公爲浙江叅政尋除名爲民還江夏居半年

英廟於宮中閱景泰時臣僚章疏見公所上疏有正倫理篤恩義等語顧左右曰竝爲朕也乃命中官傳旨遣戶部官送公歸河州辛巳虜寇莊浪起公以舊官叅贊軍務公感激思奮聞虜犯靖虜之城郭公率十騎先馳會兵擊敗之明年班師仍命提督蘭縣以東一帶邊備尋召還入見

英廟慰勞至再言者謂漕運自公後政多廢弛今西陲無事請命公往起其廢從之公奉命至徐揚老稚迎舟羅拜歡聲載路會旱公齋禱于神卽日江水泛漲公私舟楫通利人以爲忠誠所感甲申以科道會薦陞兵部尚書命下朝野驩傳天下想望其風采公亦矢心思報條疏時政令天下邊將各陳戰守方略簡京兵復武學一切庶務以次脩舉時兩廣尚徭大肆劫掠北虜在黃河套時出侵寧夏延綏境民不聊生而四川德陽人趙

鐸又作亂邊報日至公居中調度允合機宜而兩廣功尤偉蓋
往時廣西徭僮惟犯廣東城邑斯時則越江西湖南界矣公因
御史王朝遠言建遣都督趙輔徃征之起都御史韓雍於浙藩
爲之叅贊凡軍中一切事宜公皆預爲規畫諸將奉之而行果
能成功而還先是京軍統以五軍三千神機三大營有部分而
無兵數天下莫能測景泰中用言者分爲十二團營營軍萬公
疏請復三營之舊使人不知軍數多寡因以革將多私役之弊
不報會理軍職貼黃缺官公薦脩撰岳正都給事中張寧內批
出二人于外公遂以疾辭章凡五上始允歸養病時年僅五十
有三公抵家又二年上章請得休致公歸河州絕口不及時事
惟日課童僕耕藝田圃以爲終焉之計躬營兆宅自誌其墓且
戒其子死後毋循衆例乞祭葬以弘治元年十二月初三日卒
于家訃聞有司循故事爲請葬祭皆予之公配孫氏封淑人有
賢行如夫子八人曰經曰純曰約曰徽曰續曰纓曰綵曰繹經
爲山東按察僉事純錄用爲太學生續纓綵俱入太學公性剛
毅少豪儁尚氣槩義所當爲奮往直前生長西陲有志功名既
舉進士居言路見事有不平者輒爲之扼腕不平自廷擊馬順
後所至令行禁止人望而畏之且此捶殺馬順者公名自是滿
天下然亦以此得謗蓋順死于衆手公特爲之倡爾二長隨之
死則以平日巡視街道爲衆所惡乘間號呼出之非公意也後
有謫公者率以此爲激怒之具故公不盡其用云公登第時年
二十有六又八年始授職甫三年超拜都憲用僅七年即退

四年復起又四年致其事以去家居者二十有三年計先世
為

朝廷所用者首尾僅十有四年公之用雖不久而公之功在
國家澤在生民名在天下士大夫世有柄用四五十年者稽其
成功或未能過之者也若公者豈非一世人豪哉公之子經營
從予學故公之行事知之為詳嘗記公歸江夏時經請予辭予
寄聲請公閱漢書張敞傳意公有復起之日也及公來本兵柄
有事于兩廣不以予迂僻凡有規畫亦使預知時兩廣守臣以
賊為誦養成禍亂而同事者傾奪其位蓋各有失也公專主其
一遂致中忤所請多不遂而又因岳張之出遂決于行然二人
之出意初不在公觀公伏病上章請老

屢遣醫治療及章五上始得請可見矣公行時予適考士南
畿歸復命會公辭朝以故不及一言而別嗚呼豈意初遂

末訣哉予因經請既為序其事復繫之以銘銘曰

天地生人畀氣與理理具一心氣充有體心有所令體則從

之把握運用弗假其威烈烈王公百世之士理以養心氣以
行義目擊奸兇心為不平敢於公廷黨庇其朋怒氣勃然挺

刃烏有既粹以手復嚙以口臂指唇齒受命于心如發硎刀

如出治金雄名大義蓋于天下段笏罔功朱借火為國

家生此偉人人心以愜士氣以伸人人得誅

于衷曷論彼此彼何人哉黨邪害正弗竟公用

哉是舉足蓋平生矧有功績赫赫可稱賑畿甸

坐計籌策躬擐甲公用不久公功則多人衆雖年計允供以
有穹其碑龜趺螭首我作銘詩昭示不朽

顧公之功在

無私辭者

瓊臺會稿卷之九終

南昌府學生員黃榜校正

未

年計允儲以庄

師今之功在

無餘餘有也